

日子三部曲之一

黄国荣

兵 谣

黄国荣

作家出版社

I247.5

H837

日子三部曲之一

黄国荣

兵 瑶

黄国荣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谣/黄国荣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0
(日子三部曲: 1)
ISBN 7-5063-2452-0

I. 兵…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4502 号

兵谣——日子三部曲之一

作者: 黄国荣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56 千

印张: 11.5

插页: 3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52-0/I·2436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黄国荣，男，曾用笔名箫簧、秋野，江苏宜兴人。大专毕业，1966年参加工作，1968年入伍，历任排长、干事、副处长、师政治部副主任、编辑、总编室主任等职，现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大校军衔。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文学作品200余万字。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信任》、《山泉》、《福人》，中篇小说《尴尬人》、《履带》、《走啊走》，长篇小说《兵谣》、《乡谣》。作品多次获期刊奖、全军奖，电视剧获飞天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许多按不同方向的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代序·上帝给的日子

曾经说用三只眼睛看世界，并非标榜自己有“二郎神”的神通，而是指故乡、兵营、都市三块生活令我终生眷恋。我在故乡度过了美丽又艰辛的童年和少年，在胶东半岛海防戍边奉献了最灿烂的青春，现在北京为军队文学艺术创作、出版，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江南水乡、海防军营、首都北京的环境、文化、大米白面、玉米高粱、牛奶面包、空气、阳光、雨露，养育了我，造就了我。自小到今天，是父老乡亲、战友、同仁朋友与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品尝人生的苦涩和甘甜；经受生存的艰辛和残酷，感受人间的欢乐和温暖。是他们给我生活，给我智慧，给我灵感，给我毅力。生活把我与他们融合，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唇齿相依。我不能不关注、凝视、遥望他们，不敢有半点疏忽和懒惰。《兵谣》、《乡谣》、《街谣》，算是对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的一个交待。《兵谣》献给部队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乡谣》献给故乡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街谣》献给书业界艰难创业的同仁、朋友和哥们儿。自己是以这样的一种诚意来写这三部作品，不敢奢望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们叫好，他们读了作品，只要承认我是他们的战友、乡党或者哥们儿，就知足了。

故乡是我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我文学的根。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根植得深与浅，获取的养分丰富与单调，成长

的土壤富饶与贫瘠，决定着作家的写作生命。除了山水、地域文化和风情的熏陶，我以为赋予作家文学天资和灵性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爷爷或奶奶。父母对儿女考虑更多的是责任，是管教，心理上的对立会导致距离。爷爷奶奶则不同，他们给孙儿孙女更多的是疼爱。隔代老小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相互间可以无话不说。家族的历史，村里的故事还有民间的传说，常常是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间永恒的话题。爷爷除了告诉我那些历史、故事、传说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宽厚的性格。他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牛头”，现在叫经纪人。做中间人首要的是公正，要主持公道，离开了公平、公正，这碗饭就吃不下去。我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从没见过爷爷与谁有过纠纷，也没见他跟谁吵过架。就是我娘与邻居发生口角，他也会把我娘叫回家。我记得他总是这样劝我娘：“大小姐，谁对谁错都摆在那里，你让她去说，她不占理再骂人，村上人就会说她，一人说她一句，她三天三夜不睡都骂不够本。”很小的时候，我陪爷爷睡，我问爷爷，我们家的屋子为啥比左右邻居的窄，床要是横着摆，连过道都没有。爷爷说造屋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把活儿都包给了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墙沟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爷爷跟我说：“忠厚才能有后。人一辈子不能占别人的东西，尤其不能占别人家的地，要是占人家地占到棺材坑那么大，他就该死了。”当时我无法判断爷爷的话是否灵验，可邻居的长辈们不到四十就短寿倒是事实。爷爷的宽厚影响了父亲，父亲在镇上猪行掌秤，也是一辈子做中间人，完全继承了爷爷的品行，江、浙、皖都有他的朋友。宽厚待人成了我们家的祖训。现在想起来，太爷爷活到八十七，因带短工下地抢收麦子中暑而死；爷爷活到八十三，因患肠梗阻医院不给治疗而死；父亲今年已经九十一了，还常跟儿子们搓麻将，八十九岁那年跌断了大腿骨，居然还能长起来，如今走路连拐杖都

不用，一天一趟街，天天到茶馆喝茶聊天。现在再品味爷爷的话，道理深在其中。我的作品没有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大悲大喜；也没有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深仇大恨；即便写心地阴暗的小人，也总是以规劝的宽容让其反思。这怕是直接受爷爷宽厚性格的影响，可以说是长，也可以说是短。

我们家的生活境况，从太爷爷开始，一直处在叫富不富，叫穷不穷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让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穷困的人家，冬天穿不上裤子的贫寒，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贫民的同情；这种状态还让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宁愿拿剩茶剩饭喂猪也不给叫花子一口饭吃的势利，我与叫花子一起对富裕小人充满憎恨。同情与憎恨让我过早地成熟，我的情感变得细腻，对人情特别敏感，思维活跃丰富，世事记忆永久。或许就因为这些，我的小说才生活扎实、细腻逼真、人物鲜活，人物、故事才显得新鲜、独到，与别人的不一样。

三部小说，冠以“日子三部曲”，该有点想法。写小说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书写人生。在部队一个青年作家读书班上我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比如鲁迅先生的平民视角。他的眼睛始终盯住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他的爱与恨都交织在国民的那根脊梁上。无论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倾注着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视角。他的全部作品中，无论是秦始皇、屈原还是王昭君、高渐离，在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艺术光芒，都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视角。他喜欢用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世界在他的童真目光里，非常滑稽可笑，又非常真实可爱。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还是《牛》、《拇指铐》，只要他用这种视角来观察生活，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独特

的，也是叫绝的。

说到底视角其实是哲学，是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窃以为，有些长篇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有的概念、空洞、苍白，有的人物思想大于形象、符号脸谱化，根是哲学思想不够扎实所致。存在决定意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同一性、外因与内因等等这些基本观点，或许还停留在书本，未能真正成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思维的方法。人物看不出现实、家庭、地位、经济、环境、地域文化、民风民俗、教育等诸方面对他个性形成的营养成分，人物命运和结构也与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相背离。一个作家的哲学观念尚未确立，便始终无法确定，或者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角，那么可以断定，他的写作很难创新。没有独特的视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发现，作品很难具有原创性。主题跟别人大同小异，人物似曾相识，结构司空见惯，故事陈旧老套，语言东施效颦。现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有的还炒得颇响，有的还得这样那样的奖。其实真要是坐下来平心静气问上几句，它写了个什么样的人？提供了什么新鲜故事？语言有什么魅力？对生活有什么独特发现？表现形式有什么创新？可能有的作品就问成了一摊泥。

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独特的视角，或许只是有了这种意识和追求。我着力关注普通人生命的价值。在评论家、作家眼里，从拙作中发现更多的或许是人物、思想、细节、语言、文化和风情。但我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子。他们所遭受的天灾人祸、遇到的命运挫折，碰到的生存困难、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是非、他们按照当地的文化习俗为人处事的所作所为，都是生存的客观赋予他们日子的内容，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过程，他们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着，生命的价值完全涵容在他们平凡的日子里。《兵谣》是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日子，《乡谣》是乡村底层农民的日

子,《街谣》是都市下层市民的日子。

一个生命,当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呱呱来到人世间,无论上帝给他安排怎样的命运,官也好,民也罢;高贵也好,卑贱也罢;天才也好,愚蠢也罢;作为人,他活着,都要过日子,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社会的掌权人、政府的权力机构、我们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应该给他们以平等,可现实恰恰给人以不公正、不平等。有的人为了别人过好日子,把艰难和困苦留给自己;有的人则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客观或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或人间喜剧。我只想为那些被不公正、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价值的、为这种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们呼喊,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尊重人过日子的权利。古义宝、汪二祥、闻心源、莫望山就是在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扼制下,艰难地过着上帝给的苦涩的日子。

既然是诉说他们的日子,三部作品就尽力跟日子本身一样自然和真实,不制造人为的悬念和曲折。诉说的功夫,关键在说。叙述,说也。一部几十万言的书,如果能让当代人读完,作者的语言便有些功夫;如若能让读者读出滋味,甚至品味陶醉其中,作者的语言功夫便修炼到相当的程度。我是作者,也是读者。我以为一部好的小说,它应该让读者随时随地,随便翻到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一读,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小说营造的氛围,让其陶冶其中。这是小说的一种境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

在《街谣》最后修改的日子里,上帝扔给我人生最大的痛苦,母亲患肺癌医治无效,于腊月二十六(二〇〇二年二月七日)傍晚七点零八分,永远离开了我,我再也见不到用血和汗养育我们的娘。尽管在她最后的日子,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这

是我当兵三十四年中与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日子，也是叫娘最多的日子，尽了一点儿子应尽的责任，但遗憾仍没法弥补，我无力让她活过八十，给她做八十大寿。天意无法抗拒，这是上帝给我的日子。《街谣》的后三章就是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改毕，我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母亲一直企盼儿女事业有成，我认定这是对母亲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

作 者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日于黄寺宿舍

目 录

代序·上帝给的日子 1

上卷·入梦 1

下卷·出梦 137

代后记·一个人的诞生 311

上卷

人梦

新兵要集结开拔了。

接兵部队的解放牌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搭着车篷，吼着喇叭，呼呼隆隆，飞扬着尘土，头天就开进了村子，开进了公社大院。村镇上的男女老少丢下手里的事，拿着手上的活，拥到村口街头，立到院门前街巷边，好似当年八路进村。

清晨，新兵们羞答答喜滋滋地穿着不合体且皱巴巴的新军装走出各自的土屋。原本欢蹦乱跳的小伙子一套上这新军装，一时找不到感觉，连路都不会走了。想扮出军人的气派，可又弄不出那模样，自己先就别扭，别人看着捧腹。

各村送新兵的队伍敲敲打打欢天喜地从四面八方拥向公社，正经比过年还热闹。

公社院子里比唱大戏还欢闹。一个新兵围一堆人，爹娘兄弟姐妹七姑八姨再加小哥们，不少还有未婚妻。说不完的分别话，掏不尽的肺腑言。小伙子一个个喜得合不拢嘴，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人物。

古家坡有两个新兵，一个叫古义宝，一个是刘金根。

刘金根像头起性的小骠驹，满院子欢窜。

义宝没有一点喜幸。送他的只有他爹。不是亲人不想来送

他，是他不让他们来送。他头一个不让春芳来送。他心里窝憋着一肚子悔恨。

当兵，他不知梦了多少回。当兵的念头萌生于两年前晕倒在坡上那个上午，具体说就是他们村那个在外面当什么司令员的坐着小轿车回村省亲的那个上午。那日清晨，他起得晚了一些，娘朝他啰嗦了几句，本来一看那黑不叽叽的地瓜煎饼就没有多少食欲，让娘啰嗦几句就更没了吃的愿望，抹了把脸，梗着脖子出了门。那一日的活是往地里送肥，这活你一车我一车，你一趟我一趟，做不得半点假，偷不得半点力。要命的是送肥满车一路是上坡，回来空车才是下坡。更要命的是刘金根这小子跟他较劲，他在村里是个要强的小伙子，粗活细活、出力用脑，哪样也不输人。赛到第三趟古义宝浑身开始冒虚汗。小伙子谁不要面子，没劲也不好说，他忍着，空车回村时偷偷掰了个青玉米嚼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送到第五趟——他的两条腿就直打颤。这时他也顾不得被人嬉笑了，他落了队。他咬着牙一步一步把那车肥送上坡，躬腰放下车，刚要直腰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黑，他晕倒在坡上。

他晕倒后居然没有谁发现。他被所有的人落坡上，晕倒时别人都返车回了村。小风把他吹醒，发现自己独自孤零零被遗忘在坡地，没有一个人管他。他想他要是不再醒来也就跟死一条狗差不多。古义宝心里一酸，滚落了两滴冰凉而枯瘦的眼泪。等他有气无力地推着空车回到村里，村里却是一片欢闹。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围住了那家平常路过都不愿瞅一眼的院子。那一家是地主，那年代谁能跟他们家有来往？谁又敢跟他们有来往？今日可不一样了，一辆漆黑的小轿车停在他家的场院上，人堆里喜气洋洋没了一点阶级斗争的气氛。那一位穿军装的司令员，朝男爷们扔着烟；他的夫人给女人和孩子们发着